紅樓夢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明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

應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紈尤氏等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舊病豈知寶玉嘆道真真難得襲人心裡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卻是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丫頭來問忽見紫鵑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願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鵑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願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

是折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塲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裡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衆人纔要問他時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鵑蒙太太派給我屋裡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

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的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鵑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什麼二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時候你倒來做詩慪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倒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着嘴兒胡謅寶玉也不分辯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臥青燈古佛傍

李紈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點頭嘆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那裡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見的地方王夫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寶釵一面勸着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着寶玉也不啼哭也

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裡各自走開李紈竭力的解說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的獨有紫鵑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鵑聽了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鵑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說我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到那裡倒覺傷心

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來指配了人家紫鵑終身伏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遲住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畧畧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裡又煩燥想到盤費算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上來應需用那人去了幾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禀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生氣即命

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倒又添了一百兩來人帶回帮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撂下就走了賴尚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于是賴家托了賈薔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薔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賈薔的假話心想便沒想頭過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相商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是趙姨娘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

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要趁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來上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又大放着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有錢的人相商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偺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裡有銀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說何招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偺們走動麽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瞞着我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

拍手道道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叫那王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是極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是不是正配保管一過了門姊姊的官早復了這裡的聲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主意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

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賈芸去說芸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艷粧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閒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也不敢待慢邢夫人因此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着來只

見有兩個宮人打扮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卻也猜着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大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裏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着去告訴了李紈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

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在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況且是他親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別人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勉強說些閒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邢姐兒命裡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侄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邢姑娘是我們

作媒的配了你二大男子如今和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麽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狠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正說着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璉二爺回來怎麽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夠攔他麽寶玉勸道無妨礙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寶玉瘋顛嚷出來

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裡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叫了頭扶着勉强回到自己房中躺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己却也煩悶聽見說李嬸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就過來回來嬸嬸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着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來

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嬸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點頭
見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着道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
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璉侄手禀知大老爺身
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哥場期已近務須實
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尚需日期我身體平
善不必掛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手書蓉兒另禀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還交
給你母親罷正說着李紈同李嬸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
讓了坐李嬸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

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給他母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丫頭要回來了心裡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嬸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的什麼是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李嬸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援了例監了李嬸娘點頭賈蘭一面拿着書子出來來找寶玉却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裡細

玩寶釵從裡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裡着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玉傍邊怔怔的坐着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爲什麼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爲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爲重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書本擱在傍邊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根柢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

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曾不提醒一個既要講到人品根柢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既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並不是遁世離群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于拋棄天倫還成什麼道理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強巢許武周不強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況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纔有托而逃當此聖世咱們世受國恩祖父錦

衣玉食況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
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已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
言只有仰頭微笑寶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
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
不枉天恩祖德了寶玉點了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
也不是什麼難事倒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
離其宗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
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着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
着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
該體諒體諒況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

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於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来的神仙呢那裡來的這麽個尚和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麽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脚步走响隔着窗戶問道二叔在屋裡呢麽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来笑道你進来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来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爺爺後

頭寫的叫偺們好生念書了叔叔這一成了只怕總沒作文章
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誆這個功名賈蘭
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着叔叔作作也好進去混
塲別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
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着寶釵命賈蘭坐下寶
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
色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裡去了心中細想
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也把那從此
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寶釵尚自猶
豫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提到下塲更又欣然心裡想道阿

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這裡寶玉和賈蘭講文鶯兒沏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也甚似愿意一時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拿着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爲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爲乾淨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舟

寶釵也沒狠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舟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目看他作何光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却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着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說到這裏見房裏無人便悄說道這一番

梅悟回來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眞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鵑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裏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裏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算來祇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着小丫頭們伏侍就彀了不知奶奶心裏怎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些你說的倒

也罷了從此便派鶯兒帶着小丫頭伏侍那寶玉卻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便同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裡說閒話兒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菓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克什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裡罷鶯兒一面放下瓜菓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裡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

作了官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鶯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的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眞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裡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咧寶玉聽到這裡又覺塵心一動連忙斂神定息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鶯兒把臉飛紅了勉強道我們不過當了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然能彀一輩子是了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

了恐怕自已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着要走只見寶玉笑着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着頭腦正自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場鶯兒聽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寶玉點頭鶯兒纔去了一時寶釵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題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

章便可以高中的了秖有寶釵見寶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却别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場了頭一件叔侄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麽失閃第二件寶玉自和尚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麽變故所以進場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同着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自己又都過了目好好的擱起預備着一面過來同李紈回了王夫人揀家裡的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寶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附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

場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並不曾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丫鬟媳婦們圍着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悽悽舉目無親須要自己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找着家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着不免傷心起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只見寶玉一聲不哼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磕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入場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子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王夫人聽了更覺傷心起來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

能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那寶玉只管跪着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啊李紈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事為什麽這樣傷心況且寶兄弟近來很知好歹很孝順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來寫出來請偺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着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寶玉却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

息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霞帔呢李紈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裡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寶玉笑道只要有了個好兒子能彀接續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見也算他的後事完了李紈見天氣不早了也不肯儘着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便是王夫人李紈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却又不敢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衆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麽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衆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

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已也知道該走了回頭見衆人都在這裡只沒惜春紫鵑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鵑姐姐跟前替我說一句罷橫竪是再見就完了衆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衹說他從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悞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衆人也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裡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嘻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門走了正是

走求名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已又氣又恨便自大爲王說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裡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大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喜歡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做主的你璉二哥糊塗放着親奶奶倒托別人去賈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壻兒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已的太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

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問他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他他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了你二哥回來又聽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要來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願意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抬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起來邢夫人道這有什麼不願意也是禮上應該的賈環道既這麼着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裡頭都是女人你叫薔

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賈環聽說喜歡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赶着和賈芸說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兌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說的都早被跟那夫人的丫頭聽見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赶到平兒那裡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大太太的話不能遵今兒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大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大太太做得主的况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裡說得過呢我們到底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

不可冒失的邢夫人那邊的丫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娶抬走了說着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着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彀不着聽見他們的話頭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邢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若是賠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兒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裡王夫人也哭道妞兒不用着急我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只好應着緩下去即刻差個家人赶到你父親那裡去告訴平兒道太太還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大太

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麼王夫人聽說是三爺便氣得說不出話來呆了半天一疊聲叫人找賈環找了半日人回今早同薔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問芸哥兒眾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眼一無方法王夫人也難和邢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有個婆子進來回說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劉老老又來了王夫人道咱們家遭着這樣事那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便帶了劉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老老見眾人的眼圈兒

都是紅的也摸不着頭腦遲了一會子便問道怎麼了大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起來平兒道老老别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老老也唬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沒聽見過鼓兒詞麼這上頭的方法多着呢這有什麼難的平兒赶忙問道老老你有什麼法兒快說罷劉老老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裡去劉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屯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壻弄了人叫姑娘親

筆寫個字兒趕到姑老爺那裡少不得他就念了可不好麼平兒道大太太知道呢劉老老道我來他們知道麼平兒道大太太住在後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有送給他的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劉老老道說咱們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呢你坐著罷急忙進去將劉老老的話避了旁人告訴了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平兒道只有這樣為的是太太纔敢說明太太就裝不知道回來倒問大太太我們那裡就有人去想二爺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嘆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便和王夫人道只求太太救我橫豎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

說了太太回去罷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平兒道要快走了纔中用呢是他們定了回來就有了饑荒了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于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閒話兒把邢夫人先拌住了平兒這裡便遣人料理去了吩咐道倒別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大太太吩咐的要一輛車子送劉老老去這裡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僱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急急去的了後來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見也跨上車去了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着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能照應

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衆人明知此事不好又都感念
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邢夫人還自和王夫
人說話那裡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
走到寶釵那裡坐下心裡還是惦記着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
惚便問太太的心裡有什麼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裡和寶釵
說了寶釵道險得很如今得快快兒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裡纔
妥當王夫人道我找不着璉兒呢寶釵道太太總要裝作不知
等我想個人去叫大太太知道纔好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
人暫且不言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據媒人一
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禀明了藩王藩王問起

人家衆人不敢隱瞞只得實說那外藩聽了知是世代勳戚便說了不得這是有干例禁的幾乎悞了大事況我朝覲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快打發出去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裏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再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胆這一嚷唬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賈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燥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赶着問道定了麽賈芸慌忙跺足道了不得了不得不知誰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得發怔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麽

樣處呢這都是你們衆人坑了我了正沒主意聽見裡頭亂嚷叫着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蹭進去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快快的給我找還屍首來完事兩個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麼爲的是邢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願意纔叫孫子寫帖兒去的人家還不要呢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環兒在大太太那裡說的三日內便要抬了走說親作媒有這樣的麼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等老爺回來再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

王夫人便說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賬的東西留的種子也是這混賬的說着叫丫頭扶了回到自已房中那賈環賈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來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着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後的門人來罵着問巧姐兒和平兒知道那裡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大太太不必問我們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在大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打大家打要發大家都發自從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鬧的還了得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賭錢喝酒鬧小旦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裡來這不是爺嗎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

邊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找來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衆人深恨是必藏起來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毫無蹤跡裡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鬧的晝夜不寧看看到了出場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寶玉賈蘭回來等到晌午不見回來王夫人李紈寶釵着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去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人去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裡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是賈蘭衆人喜歡問道寶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叔丟了王夫人聽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

躺倒床上唬得彩雲等在後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轉來哭着見寶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只有哭着罵賈薔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麽他就丟了賈蘭道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刻在一處的今兒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麽一擠就不見了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我也帶了人各處號裡都找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寶釵心裡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賈薔等不等

吩咐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擔了發埂的酒飯賈蘭也忘却了辛苦還要自己找去倒是王夫人攔住道我的兒你叔叔丢了還禁得再丢了你麽好孩子你歇歇去罷賈蘭那裡肯走尤氏等苦勸不止衆人中只有惜春心裡却明白了只不好說出來便問寶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麽不帶惜春聽了便不言語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有時惱他他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温存體貼是不用說了若惱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那知道今日却應了這

句話看看那天已覺是四更天氣並沒有個信兒李紈又怕王夫人苦壞了極力的勸着回房衆人都跟着伺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賈環躲着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實在沒有影兒于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嬸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一个口稱統制大人那裡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寶玉之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衆人遠遠接着見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鮮明見了王夫人形容甚

稿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禮看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裡狠不舒服又聽見寶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探春能言見解亦高把話來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覺好些再明兒三姑爺也來了知有這樣的事探春住下勸解跟探春的丫頭老婆也與衆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的事從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無晝無夜專等寶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幾個家人進來到二門口報喜幾個小丫頭亂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丫頭了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諒寶玉找着了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裡找着的快叫他進來那人道中了

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賈蘭呢家人不言語王夫人仍舊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家人回說是寶二爺正說着外頭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趕忙出去接了報单回稟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李紈心下喜歡因王夫人不見了寶玉不敢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只想若是寶玉一回來偺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獨有寶釵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淚衆人道喜說是寶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況天下那有迷失了的舉人王夫人等想來不錯略有笑容衆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嚷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了衆人問道怎見得呢焙

若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裡那裡就知道的誰敢不送來裡頭的家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錯的惜春道這樣大人了那裡有走失的只怕他勘破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招着他了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來李紈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也多得很王夫人哭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都道是好事這麽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能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

修積寶釵聽了不言語襲人那裡忍得住心裡一疼頭上一暈便栽倒了王夫人見了可憐命人扶他回去賈環見哥哥姪兒中了又爲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薔芸兩個知道探春回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如在荊棘之中

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提起賈寶玉心迷走失甄寶玉嘆息勸慰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藉貫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皇上傳旨詢問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大臣命命出來傳賈寶玉賈蘭問話賈蘭將寶玉場後迷失的話並

將三代陳明大臣代爲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德想起賈氏功勳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細細的奏明皇上甚是憫恤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另案呈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一本奏的是海宴河清萬民樂業的事皇上聖心大悅命九卿叙功議賞並大赦天下賈蘭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夫人等合家略有喜色只盼寶玉回來薛姨媽更加喜歡便要打算贖罪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一回賈蘭進來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甄老伯在朝內聽見有旨意說是大老爺的罪名免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寧

國三等世職榮國世職仍是老爺襲了俟丁憂服滿仍陞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問知元妃兄弟北靜王還奏說人品亦好皇上傳旨召見衆大臣奏稱據伊姪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現在各處尋訪皇上降旨着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這旨意一下請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聖恩再沒有找不着了王夫人等這纔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有賈環等心下着急四處找尋巧姐那知巧姐隨了劉老老帶着平兒出了城到了庄上劉老老也不敢輕褻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到也潔淨又有青兒陪着暫且寬心那庄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劉老老家來

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道菜菓的也有道野味的到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良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書新近科試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了巧姐心裡羨慕自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呆呆的想着劉老老知他心事拉着他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庄家人麼劉老老道說着瞧罷于是兩人各自走開劉老老惦記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聽那日恰好到寧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裡板兒便在鄰近打聽說是寧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家

麼如今府裡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官不知走到那裡去了板兒心裡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喜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位爺笑着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來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裡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喜歡進去板兒便知是賈璉了也不用打聽趕忙回去告訴了他外祖母劉老老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去和巧姐兒賀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不是虧得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那好時候巧姐更自歡喜正說着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很叫我

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劉老老講道得意便叫人赶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劉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着恨不能留下劉老老和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一逕直奔榮府而來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赶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了一番漸漸的好起賈璉接着家書知道家中的事稟明賈赦叫他速赶中途聽得大赦又赶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頒賞恩旨裡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璉二爺回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敘話即到前廳叩見了欽差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兩府領賞寧國府第發交居住

家人聽了身辭說賈璉趕出門去見有幾輛電車家人們衣帽
鮮狂推吵鬧賈璉早知道巧姐來的車便罵家人道你們這
班糊塗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巧姐兒都逼走了
如今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衆家人
原怕賈璉回來不依想來少時將機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心下
不懂只得站着回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
三爺薔大爺芸大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賬
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賈璉進去見邢夫
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裡跪下磕了個頭回道姐兒
回來了全虧太太那兒弟太太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

回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撇了他不往來也使得王夫人道你大舅子爲什麼也是這樣賈璉道太太不用說我自有道理正說着彩雲等回道巧姐兒進來了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這樣逃難的景况不免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謝了劉老老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裡感激眼中流淚自此賈璉心裡愈敬平兒打算等賈赦等回來要扶平兒爲正此是後話暫且不題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是有一番的周折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裡心下更是着急便叫丫頭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

着劉老老在那裡說話邢夫人纔如夢初覺知他們的鬼還抱怨着王夫人調唆我母子不和到底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正問着只見巧姐同着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着進來先把頭裡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說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為的是好事那裡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裡也服於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安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裡來請安各自提各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咱們家該興旺起來了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話只見秋紋忽忙來說襲人不好了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終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問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寶釵道大前兒晚上哭傷了心了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着大夫來了寶釵等略避大夫看了脈說是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來便要打發屋裡的人都出去一半

越覺不好了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各自一人躺着神魂未定好像寶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裏拿着一本冊子揭着看還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不認得你們的了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已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揉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抛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

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說罷了你的屋裡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實在難處想到剛纔的夢好像和我無緣的話倒不如死了干淨豈知吃藥已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寶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嘆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很費張羅不能不幫着打算暫且不表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賈蓉自送黛玉的靈也去安葬賈政料理墳基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裡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

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旨赦的旨意又接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淨去處賈政打發眾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中只留一個小厮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旱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裡面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毡的斗蓬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麽那

人祇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裡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舡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着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疾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裡趕得上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着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巳的小厮也是隨後趕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麽小厮道看見的奴才爲着

爺追趕故也趕來從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並無一人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衆家人回船見賈政不在艙中問了船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衆人也從雪地裡尋踪迎去遠遠見賈政來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遍衆人回禀便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嘆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況聽得歌聲大有元妙那寶玉生下時啣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不祥之兆為的是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三次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寶玉病重他來

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裏便有些詫異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刧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纔明白說到那裏掉了淚來衆人道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麽中了纔去賈政道你們那裏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裏的精靈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寶玉何常肯念書他若略一經心無有不能的他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另樣說着又嘆了幾聲衆人便拿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卽着家人回去

隨後迎回暫且不題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准了收兌了銀子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面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自己立誓說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剮薛姨媽見他這樣便要握他嘴說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定還要妄巴口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你媳婦已經自已治死自已了如今雖說窮了這碗飯還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婦了你心裡怎麼樣薛蟠點頭願意寶釵等也說很該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說是伏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衆人便稱起大

奶奶來無人不服薛蟠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寶釵也都過來見了衆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着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聽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的一段衆人聽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寶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寧可咱們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咱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裡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几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太太這麼一想心裡便開豁了王夫人

哭着和薛姨媽道寶玉抛了我我還恨他呢我嘆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麽他就硬着腸子都撂下了走了呢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寶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爲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作了胎我纔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這是自己一定的偺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麽別的說的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從來就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麽他頭裏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爲

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姊姊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人姊姊倒不必就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心想寶釵小時候更是廉靜寡慾極愛素淡的說所以纔有這個事想來生在世真有一定數的看着寶釵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却倒來勸我這是真真難得的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了頭呢沒有什麼難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時人多也不好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寶釵痛哭所以在寶釵房中解勸那寶釵却是極明

裡思前想後寳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薛姨媽心裡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裡先把寳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着更又傷心起來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說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寳哥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裡人原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算個屋裡人到底他和寳哥兒並沒有過明路兒的王夫人道我纔剛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願意又要尋死覔活的若要留着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

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
想來不過是他了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姊姊叫他本家的人
來狠狠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多的陪送他些
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會子
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裡還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
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裡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
我們還打聽打聽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婿長的像個人兒然後
叫他出去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狠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
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麼薛姨媽聽了點頭道
可不是麼又說了几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賈母房中去了看

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聽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裡更加喜歡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賈政回家眾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弟兄叔侄相見大家歷敘別來的景況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寶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慢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

裡頭全歸于你都要按理而行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
告訴了將來丫頭們都放出去賈政聽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
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麼謝恩之
處望乞大人們指教衆朝臣說是代奏請旨于是聖恩浩蕩即
命陛見賈政進內謝了恩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寶玉
的事來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寶玉的文章固是清
奇想他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既不敢
受聖朝的爵位賞便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賈政又叩頭謝
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
衆人喜歡賈珍便回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過去

櫳翠菴圈在園內給四妹妹靜養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却
吩咐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叫說巧姐親事父親
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
老爺大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淸白孩子
肯念書能彀上進朝裏那些官兒道都是城裏的人麽賈璉答
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況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靜養幾年
諸事原仗二老爺爲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養靜甚合我意只是
我受恩深重尙未酬報耳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劉老
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樣陞
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正說着了頭回道花自芳的女人

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几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舖面姑爺年紀略大几歲並沒有娶過的况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裡挑一的王夫人聽了願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几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聽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呢心裡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寔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咽哽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裡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裡纔

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衆人那姊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恐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已所辦粧奩一一指給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事死在哥哥家裡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爲難真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潑的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心裡另想到那裡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丫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要死在

這裡又恐害了人家蹧蹋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丫頭原來當初祇知是賈母的侍兒益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玉函念着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纔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為歎息敬服不敢勉強並越發溫柔體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槩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正是前人

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爲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己帶了一個小厮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棚裡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村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覿面不認後知火焚草亭下鄙深爲惶恐今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日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

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棄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椿奇事這裡離草菴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攜手而行小厮驅車隨後到了一座茅菴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上茶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的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雨村道怎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敘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雨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

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寶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寶玉即寶玉也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爲避禍二爲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那天奇地靈煆煉之寶非凡間可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帶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攜歸本處這便是寶玉的下落雨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却也十知四五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隱笑道此事來説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一番閱冊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焉有通

靈不復原之理呢雨村聽着却不明白了知仙機也不便更問因又說道寶玉之事既得聞命接是敝族閨秀如之多何元妃以下筭來結局俱屬常呢士隱歎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祇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纏綿台那結就不可問了雨村聽到這裡不覺拈鬚長歎因又問道所教老仙翁那榮寧兩府尚可如前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緣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

的已中鄉榜恰好應着蘭字適問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子貴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黃騰達的麼士隱微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俱盤飱邀雨村共食食畢雨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士隱便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雨村聽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刼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刼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士隱說着拂袖而起雨村心

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册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道縹緲而來士隱接着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麽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還原所將他的後事叙明不枉他下世一回士隱聽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將寳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從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　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

在那裡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偈文後又歷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便點頭歎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聞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一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番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托他傳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塵夢勞人聊倩鳥呼歸去山靈好客更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想畢便又抄了仍袖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業之人即係餬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更去和石饒舌直尋到

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菴中睡着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閒人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纔慢慢的開眼坐起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我祇指與你一個人托他傳去便可歸結這一新鮮公案了空道人忙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下了那空空道人牢牢記着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然有個悼紅軒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裏翻閱歷來的古史空空道便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然

是賈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替他傳述曹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原來你肚裡果然空空既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樂得與二三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飄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說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游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後見了這本奇傳亦曾題過四句為作者緣起之言更轉一竿頭云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痴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終

萃文書屋藏板